# 《越女劍》金庸

《二○一六年五月六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「請！」「請！」

兩名劍士各自倒轉劍尖，右手握劍柄，左手搭於右手手背，躬身行禮。

兩人身子尚未站直，突然間白光閃動，跟著錚的一聲響，雙劍相交，兩人各退一步。旁觀眾人都是「咦」的一聲輕呼。

青衣劍士連劈三劍，錦衫劍士一一格開。青衣劍士一聲叱喝，長劍從左上角直劃而下，勢勁力急。錦衫劍士身手矯捷，向後躍開，避過了這劍。他左足剛著地，身子跟著彈起，刷刷兩劍，向對手攻去。青衣劍士凝立不動，嘴角邊微微冷笑，長劍輕擺，擋開來劍。

錦衫劍士突然發足疾奔，繞著青衣劍士的溜溜的轉動，腳下越來越快。青衣劍士凝視敵手長劍劍尖，敵劍一動，便揮劍擊落。錦衫劍士忽而左轉，忽而右轉，身法變幻不定。青衣劍士給他轉得腦子微感暈眩，喝道：「你是比劍，還是逃命？」刷刷兩劍，直削過去。但錦衫劍士奔轉甚急，劍到之時，人已離開，敵劍劍鋒總是和他身子差了尺許。

青衣劍士回劍側身，右腿微蹲，錦衫劍士看出破綻，挺劍向他左肩疾刺。不料青衣劍士這一蹲乃是誘招，長劍突然圈轉，直取敵人咽喉，勢道勁急無倫。錦衫劍士大駭之下，長劍脫手，向敵人心窩激射過去。這是無可奈何同歸於盡的打法，敵人若是繼續進擊，心窩必定中劍。當此情形，對方自須收劍擋格，自己便可擺脫這無可挽救的絕境。

不料青衣劍士竟不擋架閃避，手腕抖動，噗的一聲，劍尖刺入了錦衫劍士的咽喉。跟著噹的一響，擲來的長劍刺中了他胸膛，長劍落地。青衣劍士嘿嘿一笑，收劍退立，原來他衣內胸口藏著一面護心鐵鏡，劍尖雖是刺中，卻是絲毫無傷。那錦衫劍士喉頭鮮血激噴，身子在地下不住扭曲。當下便有從者過來抬開屍首，抹去地下血跡。

青衣劍士還劍入鞘，跨前兩步，躬身向北首高坐於錦披大椅中的一位王者行禮。

那王者身披錦袍，形貌拙異，頭頸甚長，嘴尖如鳥，微微一笑，嘶聲道：「壯士劍法精妙，賜金十斤。」青衣劍士右膝跪下，躬身說道：「謝賞！」那王者左手一揮，他右首一名高高瘦瘦、四十來歲的官員喝道：「吳越劍士，二次比試！」

東首錦衫劍士隊走出一條身材魁梧的漢子，手提大劍。這劍長逾五尺，劍身極厚，顯然份量甚重。西首走出一名青衣劍士，中等身材，臉上儘是劍疤，東一道、西一道，少說也有十二三道，一張臉已無復人形，足見身經百戰，不知已和人比過多少次劍了。二人先向王者屈膝致敬，然後轉過身來，相向而立，躬身行禮。

青衣劍士站直身子，臉露獰笑。他一張臉本已十分醜陋，這麼一笑，更顯得說不出的難看。錦衫劍士見了他如鬼似魅的模樣，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戰，波的一聲，吐了口長氣，慢慢伸過左手，搭住劍柄。

青衣劍士突然一聲狂叫，聲如狼嗥，挺劍向對手急刺過去。錦衫劍士也是縱聲大喝，提起大劍，對著他當頭劈落。青衣劍士斜身閃開，長劍自左而右橫削過去。那錦衫劍士雙手使劍，一柄大劍舞得呼呼作響。這大劍少說也有五十來斤重，但他招數仍是迅捷之極。

兩人一搭上手，頃刻間拆了三十來招，青衣劍士被他沉重的劍力壓得不住倒退。站在大殿西首的五十餘名錦衫劍士人人臉有喜色，眼見這場比試是贏定了。

只聽得錦衫劍士一聲大喝，聲若雷震，大劍橫掃過去。青衣劍士避無可避，提長劍奮力擋格。噹的一聲響，雙劍相交，半截大劍飛了出去，原來青衣劍士手中長劍鋒利無比，竟將大劍斬為兩截，那利劍跟著直劃而下，將錦衫劍士自咽喉而至小腹，劃了一道兩尺來長的口子。錦衫劍士連聲狂吼，撲倒在地。青衣劍士向地下魁梧的身形凝視片刻，這才還劍入鞘，屈膝向王者行禮，臉上掩不住得意之色。

王者身旁的一位官員道：「壯士劍利術精，大王賜金十斤。」青衣劍士稱謝退開。

西首一列排著八名青衣劍士，與對面五十餘名錦衫劍士相比，眾寡之數甚是懸殊。

那官員緩緩說道：「吳越劍士，三次比劍！」兩隊劍士隊中各走出一人，向王者行禮後相向而立。突然青光耀眼，眾人均覺寒氣襲體。但見那青衣劍士手中一柄三尺長劍不住顫動，便如一根閃閃發出絲光的緞帶。那官員讚道：「好劍！」青衣劍士微微躬身為禮，謝他稱讚。那官員道：「單打獨鬥已看了兩場，這次兩個對兩個！」

錦衫劍士隊中一人應聲而出，拔劍出鞘。那劍明亮如秋水，也是一口利器。青衣劍士隊中又出來一人。四人向王者行過禮後，相互行禮，跟著劍光閃爍，鬥了起來。這二對二的比劍，同夥劍士互相照應配合。數合之後，嗤的一聲，一名錦衫劍士手中長劍竟被敵手削斷。這人極是悍勇，提著半截斷劍，飛身向敵人撲去。那青衣劍士長劍閃處，嗤的一聲響，將他右臂齊肩削落，跟著補上一劍，刺中他的心窩。

另外二人兀自纏鬥不休，得勝的青衣劍士窺伺在旁，突然間長劍遞出，嗤的一聲，又就錦衫劍士手中長劍削斷。另一人長劍中宮直進，自敵手胸膛貫入，背心穿出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拍手說道：「好劍，好劍法！賞酒，賞金！咱們再來瞧一場四個對四個的比試。」

兩邊隊中各出四人，行過禮後，出劍相鬥。錦衫劍士連輸三場，死了四人，這時下場的四人狠命相撲，說甚麼也要贏回一場。只見兩名青衣劍士分從左右夾擊一名錦衫劍士。餘下三名錦衫劍士上前邀戰，卻給兩名青衣劍士挺劍擋住，這兩名青衣劍士取的純是守勢，招數嚴密，竟一招也不還擊，卻令三名錦衫劍士無法過去相援同伴，餘下兩名青衣劍士以二對一，十餘招間便將對手殺死，跟著便攻向另一名錦衫劍士。先前兩名青衣劍士仍使舊法，只守不攻，擋住兩名錦衫劍士，讓同伴以二對一，殺死敵手。

旁觀的錦衫劍士眼見同伴只剩下二人，勝負之數已定，都大聲鼓噪起來，紛紛拔劍，便欲一擁而上，就八名青衣劍士亂劍分屍。

那官員朗聲道：「學劍之士，當守劍道！」他神色語氣之中有一股凜然之威，一眾錦衫劍士立時都靜了下來。

這時眾人都已看得分明，四名青衣劍士的劍法截然不同，二人的守招嚴密無比，另二人的攻招卻是凌厲狠辣，分頭合擊，守者纏住敵手，只剩下一人，讓攻者以眾凌寡，逐一蠶食殺戮。以此法迎敵，縱然對方武功較高，青衣劍士一方也必操勝算。別說四人對四人，即使是四人對六人甚或八人，也能取勝。那二名守者的劍招施展開來，便如是一道劍網，純取守勢，要擋住五六人實是綽綽有餘。

這時場中兩名青衣劍士仍以守勢纏住了一名錦衫劍士，另外兩名青衣劍士快劍攻擊，殺死第三名錦衫劍士後，轉而向第四名敵手相攻。取守勢的兩名青衣劍士向左右分開，在旁掠陣。餘下一名錦衫劍士雖見敗局已成，卻不肯棄劍投降，仍是奮力應戰。突然間四名青衣劍士齊聲大喝，四劍並出，分從前後左右，一齊刺在錦衫劍士的身上。

錦衫劍士身中四劍，立時斃命，只見他雙目圓睜，嘴巴也是張得大大的。四名青衣劍士同時拔劍，四人抬起左腳，將長劍劍刃在鞋底一拖，抹去了劍上的血漬，刷的一聲，還劍入鞘。這幾下動作乾淨利落，固不待言，最難得的是齊整之極，同時抬腳，同時拖劍，回劍入鞘卻只發出一下聲響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鼓掌道：「好劍法，好劍法！上國劍士名揚天下，可教我們今日大開眼界了。四位劍士各賜金十斤。」四名青衣劍士一齊躬身謝賞。四人這麼一彎腰，四個腦袋擺成一道直線，不見有絲毫高低，實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才練得如此劃一。

一名青衣劍士轉過身去，捧起一隻金漆長匣，走上幾步，說道：「敝國君王多謝大王厚禮，命臣奉上寶劍一口還答，此劍乃敝國新鑄，謹供大王玩賞。」

那王者笑道：「多謝了。范大夫，接過來看看。」

那王者是越王勾踐。那官員是越國大夫范蠡。錦衫劍士是越王宮中的衛士，八名青衣劍士則是吳王夫差派來送禮的使者。越王昔日為夫差所敗，臥薪嘗膽，欲報此仇，面子上對吳王十分恭順，暗中卻日夜不停的訓練士卒，俟機攻吳。他為了試探吳國軍力，連出衛士中的高手和吳國劍士比劍，不料一戰之下，八名越國好手盡數被殲。勾踐又驚又怒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顯得對吳國劍士的劍法歡喜讚嘆，衷心欽服。

范蠡走上幾步，接過了金漆長匣，只覺輕飄飄地，匣中有如無物，當下打開了匣蓋。旁邊眾人沒見到匣中裝有何物，卻見范蠡的臉上陡然間罩上了一層青色薄霧，都是「哦」的一聲，甚感驚訝。當真是劍氣映面，髮眉俱碧。

范蠡托著漆匣，走到越王身前，躬身道：「大王請看！」勾踐見匣中鋪以錦緞，放著一柄三尺長劍，劍身極薄，刃上寶光流動，變幻不定，不由得讚道：「好劍！」握住劍柄，提了起來，只見劍刃不住顫動，似乎只須輕輕一抖，便能折斷，心想：「此劍如此單薄，只堪觀賞，並無實用。」

那為首的青衣劍士從懷中取出一塊輕紗，向上拋起，說道：「請大王平伸劍刃，劍鋒向上，待紗落在劍上，便見此劍與眾不同。」眼見一塊輕紗從半空中飄飄揚揚的落將下來，越王平劍伸出，輕紗落在劍上，不料下落之勢並不止歇，輕紗竟已分成兩塊，緩緩落地。原來這劍已將輕紗劃而為二，劍刃之利，實是匪夷所思。殿上殿下，采聲雷動。

青衣劍士說道：「此劍雖薄，但與沉重兵器相碰，亦不折斷。」

勾踐道：「范大夫，拿去試來。」范蠡道：「是！」雙手托上劍匣，讓勾踐將劍放入匣中，倒退數步，轉身走到一名錦衫劍士面前，取劍出匣，說道：「拔劍，咱們試試！」

那錦衫劍士躬身行禮，拔出佩劍，舉在空中，不敢下擊。范蠡叫道：「劈下！」錦衫劍士道：「是！」揮劍劈下，落劍處卻在范蠡身前一尺。范蠡提劍向上一撩，嗤的一聲輕響，錦衫劍士手中的長劍已斷為兩截。半截斷劍落下，眼見便要碰到范蠡身上，范蠡輕輕一躍避開。眾人又是一聲采，卻不知是稱讚劍利，還是范大夫身手敏捷。

范蠡將劍放回匣中，躬身放在越王腳邊。

勾踐說道：「上國劍士，請赴別座飲宴領賞。」八名青衣劍士行禮下殿。勾踐手一揮，錦衫劍士和殿上侍從也均退下，只除下范蠡一人。

勾踐瞧瞧腳邊長劍，又瞧瞧滿地鮮血，只是出神，過了半晌，道：「怎樣？」

范蠡道：「吳國武士劍術，未必盡如這八人之精，吳國武士所用兵刃，未必盡如此劍之利。但觀此一端，足見其餘。最令人心憂的是，吳國武士群戰之術，妙用孫武子兵法，臣以為當今之世，實乃無敵於天下。」勾踐沉吟道：「夫差派這八人來送寶劍，大夫你看是何用意？」范蠡道：「那是要咱們知難而退，不可起侵吳報仇之心。」

勾踐大怒，一彎身，從匣中抓起寶劍，回手一揮，嚓的一聲響，將坐椅平平整整的切去了一截，大聲道：「便有千難萬難，勾踐也決不知難而退。終有一日，我要擒住夫差，便用此劍將他腦袋砍了下來！」說著又是一劍，將一張檀木椅子一劈為二。

范蠡躬身道：「恭喜大王，賀喜大王！」勾踐愕然道：「眼見吳國劍士如此了得，又有甚麼喜可賀？」范蠡道：「大王說道便有千難萬難，也決不知難而退。大王即有此決心，大事必成。眼前這難事，還須請文大夫共同商議。」勾踐道：「好，你去傳文大夫來。」

范蠡走下殿去，命宮監去傳大夫文種，自行站在宮門之側相候。過不多時，文種飛馬趕到，與范蠡並肩入宮。

※※※

范蠡本是楚國宛人，為人倜儻，不拘小節，所作所為，往往出人意表，當地人士都叫他「范瘋子」。文種來到宛地做縣令，聽到范蠡的名字，便派部屬去拜訪。那部屬見了范蠡，回來說道：「這人是本地出名的瘋子，行事亂七八糟。」文種笑道：「一個人有與眾不同的行為，凡人必笑他胡鬧，他有高明獨特的見解，庸人自必罵他糊塗。你們又怎能明白范先生呢？」便親自前去拜訪。范蠡避而不見，但料到他必定去而復來，向兄長借了衣冠，穿戴整齊。果然過了幾個時辰，文種又再到來。兩人相見之後，長談王霸之道，投機之極，當真是相見恨晚。

兩人都覺中原諸國暮氣沉沉，楚國邦大而亂，眼前霸兆是在東南。於是文種辭去官位，與范蠡同往吳國。其時吳王正重用伍子胥，言聽計從，國勢好生興旺。

文種和范蠡在吳國京城姑蘇住了數月，眼見伍子胥的種種興革措施確是才識卓越。自己未必能勝得他過。兩人一商量，以越國和吳國鄰近，風俗相似，雖然地域較小，卻也大可一顯身手，於是來到越國。勾踐接見之下，於二人議論才具頗為賞識，均拜為大夫之職。

後來勾踐不聽文種、范蠡勸諫，興兵和吳國交戰，以石買為將，在錢塘江邊一戰大敗，勾踐在會稽山被圍，幾乎亡國殞身。勾踐在危機之中用文種、范蠡之計，買通了吳王身邊的奸臣太宰伯嚭，替越王陳說。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的忠諫，答允與越國講和，將勾踐帶到吳國，後來又放他歸國。其後勾踐臥薪嘗膽，決定復仇，採用了文種的滅吳九術。

那九術第一是尊天地，事鬼神，令越王有必勝之心。第二是贈送吳王大量財幣，既是他習於奢侈，又去其防越之意。第三是先向吳國借糧，再以蒸過的大穀歸還，吳王見穀大，發給農民當穀種，結果稻不生長，吳國大饑。第四是贈送美女西施和鄭旦，使吳王迷戀美色，不理政事。第五是贈送巧匠，引誘吳王大起宮室高台，耗其財力民力。第六是賄賂吳王左右的奸臣，使之敗壞朝政，第七是離間吳王的忠臣，終於迫得伍子胥自殺。第八是積蓄糧草，充實國家財力。第九是鑄造武器，訓練士卒，待機攻吳。

八術都已成功，最後的第九術卻在這時遇上了重大困難。眼見吳王派來劍士八人，所顯示的兵刃之利、劍術之精，實非越國武士所能匹敵。

※※※

范蠡將適才比劍的情形告知了文種。文種皺眉道：「范賢弟，吳國劍士劍利術精。固是大患，而他們在群鬥之時，善用孫武子遺法，更是難破難當。」范蠡道：「正是，當年孫武子輔佐吳王，統兵破楚，攻入郢都，用兵如神，天下無敵。雖齊晉大國，亦畏其鋒，他兵法有言道：『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則我眾而敵寡。能以眾擊寡者，則吾之所與戰者，約矣。』吳士四人與我越士四人相鬥，吳士以二人專攻一人，以眾擊寡，戰無不勝。」

言談之間，二人到了越王面前，只見勾踐手中提著那柄其薄如紙的利劍，兀自出神。

過了良久，勾踐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文大夫，當年吳國有干將莫邪夫婦，善於鑄劍。我越國有良工歐冶子，鑄劍之術，亦不下於彼。此時干將、莫邪、歐冶子均已不在人世。吳國有這等鑄劍高手，難道我越國自歐冶子一死，就此後繼無人嗎？」

文種道：「臣聞歐冶子傳有弟子二人，一名風胡子，一名薛燭。風胡子在楚，薛燭尚在越國。」勾踐大喜，道：「大夫速召薛燭前來，再遣人入楚，以重金聘請風胡子來越。」文種遵命而退。

次日清晨，文種回報已遣人赴楚，薛燭則已宣到。

勾踐召見薛燭，說道：「你師父歐冶子曾奉先王之命，鑄劍五口。這五口寶劍的優劣，你倒說來聽聽。」薛燭磕頭道：「小人曾聽先師言道，先師為先王鑄劍五口，大劍三，小劍二，一曰湛盧，二曰純鈞，三曰勝邪，四曰魚腸，五曰巨闕。至今湛盧在楚，勝邪、魚腸在吳，純鈞、巨闕二劍則在大王宮中。」勾踐道：「正是。」

原來當年勾踐之父越王允常鑄成五劍後，吳王得訊，便來相求。允常畏吳之強，只得以湛盧、勝邪、魚腸三劍相獻。後來吳王闔廬以魚腸劍遣專諸刺殺王僚。湛盧劍落入水中，後為楚王所得，秦王聞之，求而不得，興師擊楚，楚王始終不與。

薛燭稟道：「先師曾言，五劍之中，勝邪最上，純鈞、湛盧二劍其次，魚腸又次之，巨闕居末。鑄巨闕之時，金錫和銅而離，因此此劍只是利劍，而非寶劍。」勾踐道：「然則我純鈞、巨闕二劍，不敵吳王之勝邪、魚腸二劍了？」薛燭道：「小人死罪，恕小人直言。」勾踐抬頭不語，從薛燭這句話中，已知越國二劍自非吳國二劍之敵。

范蠡說道：「你既得傳尊師之術，可即開爐鑄劍。鑄將幾口寶劍出來，未必便及不上吳國的寶劍。」薛燭道：「回稟大夫：小人已不能鑄劍了。」范蠡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薛燭伸出手來，只見他雙手的拇指食指俱已不見，只剩下六根手指。薛燭黯然道：「鑄劍之勁，全仗拇指食指。小人苟延殘喘，早已成為廢人。」

勾踐奇道：「你這四根手指，是給仇家割去的麼？」薛燭道：「不是仇家，是給小人的師兄割去的。」勾踐更加奇怪，道：「你的師兄，那不是風胡子麼？他為甚麼要割你手指？啊，一定是你鑄劍之術勝過師兄，他心懷妒忌，斷你手指，教你再也不能鑄劍。」勾踐自加推測，薛燭不便說他猜錯，只有默然不語。

勾踐道：「寡人本要派人到楚國去召風胡子來。他怕你報仇，或許不敢回來。」薛燭道：「大王明鑒，風師兄目下是在吳國，不在楚國。」勾踐微微一驚，說道：「他……他在吳國，在吳國幹甚麼？」

薛燭道：「三年之前，風師兄來到小人家中，取出寶劍一口，給小人觀看。小人一見之下，登時大驚，原來這口寶劍，乃先師歐冶子為楚國所鑄，名曰工布，劍身上文如流水，自柄至尖，連綿不斷。小人曾聽先師說過，一見便知。當年先師為楚王鑄劍三口，一曰龍淵、二曰泰阿、三曰工布。楚王寶愛異常，豈知竟為師哥所得。」

勾踐道：「想必是楚王賜給你師兄了。」

薛燭道：「若說是楚王所賜，原也不錯，只不過是轉了兩次手。風師兄言道，吳師破楚之後，伍子胥發楚平王之棺，鞭其遺屍，在楚王墓中得此寶劍。後來回吳之後，聽到風師兄的名字，便叫人將劍送去楚國給他，說道此是先師遺澤，該由風師兄承受。」

勾踐又是一驚，沉吟道：「伍子胥居然捨得此劍，此人真乃英雄，真乃英雄也！」突然間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幸好夫差中我之計，已逼得此人自殺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勾踐長笑之時，誰都不敢作聲。他笑了好一會，才問：「伍子胥將工布寶劍贈你師兄，要辦甚麼事？」薛燭道：「風師兄言道，當時伍子胥只說仰慕先師，別無所求。風師兄得到此劍後，心下感激，尋思伍將軍是吳國上卿，贈我希世珍寶，豈可不去當面叩謝？於是便去到吳國，向伍將軍致謝。伍將軍待以上賓之禮，替風師兄置下房舍，招待極是客氣。」勾踐道：「伍子胥叫人為他賣命，用的總是這套手段，當年叫專諸刺王僚，便是如此。」

薛燭道：「大王料事如神。但風師兄不懂得伍子胥的陰謀，受他如此厚待，心下過意不去，一再請問，有何用己之處。伍子胥總說：『閣下枉駕過吳，乃是吳國嘉賓，豈敢勞動尊駕？』」勾踐罵道：「老奸巨滑，以退為進！」薛燭道：「大王明見萬里。風師兄終於對伍子胥說，他別無所長，只會鑄劍，承蒙如此厚待，當鑄造幾口希世的寶劍相贈。」

勾踐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道：「著了道兒啦！」薛燭道：「那伍子胥卻說，吳國寶劍已多，也不必再鑄了。而且鑄劍極耗心力，當年干將莫邪鑄劍不成，莫邪自身投入劍爐，寶劍方成。這種慘事，萬萬不可再行。」勾踐奇道：「他當真不要風胡子鑄劍？那可奇了。」薛燭道：「當時風師兄也覺奇怪。一日伍子胥又到賓館來和風師兄閒談，說起吳國與北方齊晉兩國爭霸，吳士勇悍，時佔上風，便是車戰之術有所不及，若與之以徒兵步戰，所用劍戟又不夠鋒銳。風師兄便與之談論鑄造劍戟之法。原來伍子胥所要鑄的，不是一口兩口寶劍，而是千口萬口利劍。」

勾踐登時省悟，忍不住「啊喲」一聲，轉眼向文種、范蠡二人瞧去，只見文種滿臉焦慮之色，范蠡卻是呆呆出神，問道：「范大夫，你以為如何？」范蠡道：「伍子胥雖然詭計多端，別說此人已死，就算仍在世上，也終究逃不脫大王的掌心。」

勾踐笑道：「嘿嘿，只怕寡人不是伍子胥的對手。」范蠡道：「伍子胥已被大王巧計除去，難道他還能奈何我越國嗎？」勾踐呵呵大笑，道：「這話倒也不錯。薛燭，你師兄聽了伍子胥之言，便助他鑄造利劍了？」薛燭道：「正是。風師哥當下便隨著伍子胥，來到莫干山上的鑄劍房，只見有一千餘名劍匠正在鑄劍，只是其法未見其善，於是風師兄逐一點撥，此後吳劍鋒利，諸國莫及。」勾踐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薛燭道：「鑄得一年，風師哥勞瘁過度，精力不支，便向伍子胥說起小人名字，伍子胥備下禮物，要風師哥來召小人前往吳國，相助風師哥鑄劍。小人心想吳越世仇，吳國鑄了利劍，固能殺齊人晉人，也能殺我越人，便勸風師哥休得再回吳國。」勾踐道：「是啊，你這人甚有見識。」

薛燭磕頭道：「多謝大王獎勉。可是風師哥不聽小人之勸，當晚他睡在小人家中，半夜之中，他突然以利劍架在小人頸中，再砍去了小人四根手指，好教小人從此成為廢人。」

勾踐大怒，厲聲說道：「下次捉到風胡子，定將他斬成肉醬。」

文種道：「薛先生，你自己雖不能鑄劍，但指點劍匠，咱們也能鑄成千口萬口利劍。」薛燭道：「回稟文大夫：鑄劍之鐵，吳越均有，唯精銅在越，良錫在吳。」

范蠡道：「伍子胥早已派兵守住錫山，不許百姓採錫，是不是？」薛燭臉現驚異之色，道：「范大夫，原來你早知道了。」范蠡微笑道：「我只是猜測而已，現下伍子胥已死，他的遺命吳人未必遵守。高價收購，要得良錫也是不難。」

勾踐道：「然而遠水救不著近火，待得採銅、煉錫、造爐、鑄劍，鑄得不好又要從頭來起，少說也是兩三年的事。如果夫差活不到這麼久，豈不成終生之恨？」

文種、范蠡同時躬身道：「是。臣等當再思良策。」

※※※

范蠡退出宮來，尋思：「大王等不得兩三年，我是連多等一日一夜，也是……」想到這裏，胸口一陣隱隱發痛，腦海中立刻出現了那個驚世絕艷的麗影。

那是浣紗溪畔的西施。是自己親去訪尋來的天下無雙美女夷光，將越國山水靈氣集於一身的嬌娃夷光，自己卻親身將她送入了吳宮。

從會稽到姑蘇的路程很短，只不過是幾天的水程，但便在這短短的幾天之中，兩人情根深種，再也難分難捨。西施皓潔的臉龐上，垂著兩顆珍珠一般的淚珠，聲音像若耶溪中溫柔的流水：「少伯，你答應我，一定要接我回來，越快越好，我日日夜夜的在等著你。你再說一遍，你永遠永遠不會忘了我。」

越國的仇非報不可，那是可以等的。但夷光在夫差的懷抱之中，妒忌和苦惱在咬嚙著他的心。必須儘快大批鑄造利劍，比吳國劍士所用利劍更加鋒銳……

他在街上漫步，十八名衛士遠遠在後面跟著。

突然間長街西首傳來一陣吳歌合唱：「我劍利兮敵喪膽，我劍捷兮敵無首……」

八名身穿青衣的漢子，手臂挽著手臂，放喉高歌，旁若無人的大踏步過來。行人都避在一旁。那正是昨日在越宮中大獲全勝的吳國劍士，顯然喝了酒，在長街上橫衝直撞。

范蠡皺起了眉頭，憤怒迅速在胸口升起。

八名吳國劍士走到了范蠡身前。為首一人醉眼惺忪，斜睨著他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范大夫……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」范蠡的兩名衛士搶了上來，擋在范蠡身前，喝道：「不得無禮，閃開了！」八名劍士縱聲大笑，學著他們的聲調，笑道：「不得無禮，閃開了！」兩名衛士抽出長劍，喝道：「大王有命，衝撞大夫者斬！」

為首的吳國劍士身子搖搖晃晃，說道：「斬你，還是斬我？」

范蠡心想：「這是吳國使臣，雖然無禮，不能跟他們動手。」正要說：「讓他過去！」突然間白光閃動，兩名衛士齊聲慘叫，跟著噹噹兩聲響，兩人右手手掌隨著所握長劍都已掉在地下。那為首的吳國劍士緩緩還劍入鞘，滿臉傲色。

范蠡手下的十六名衛士一齊拔劍出鞘，團團將八名吳國劍士圍住。

為首的吳士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們從姑蘇來到會稽，原是不想再活著回去，且看你越宮要動用多少軍馬，來殺我吳國八名劍士。」說到最後一個「士」字時，一聲長嘯，八人同時執劍在手，背靠背的站在一起。

范蠡心想：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眼下我國準備未周，不能殺了這八名吳士，致與夫差起釁。」喝道：「這八名是上國使者，大家不得無禮，退開了！」說著讓在道旁。他手下衛士都是怒氣填膺，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只是大夫有令，不敢違抗，當即也都讓在街邊。

八名吳士哈哈大笑，齊聲高歌：「我劍利兮敵喪膽，我劍捷兮敵無首！」

※※※

忽聽得咩咩羊叫，一個身穿淺綠衫子的少女趕著十幾頭山羊，從長街東端走來。這群山羊來到吳士之前，便從他們身邊繞過。

一名吳士興猶未盡，長劍一揮，將一頭山羊從頭至臀，剖為兩半，便如是劃定了線仔細切開一般，連鼻子也是一分為二，兩片羊身分倒左右，劍術之精，實是駭人聽聞。七名吳士大聲喝采。范蠡心中也忍不住叫一聲：「好劍法！」

那少女手中竹棒連揮，將餘下的十幾頭山羊趕到身後，說道：「你為甚麼殺我山羊？」聲音又嬌嫩，也含有幾分憤怒。

那殺羊吳士將濺著羊血的長劍在空中連連虛劈，笑道：「小姑娘，我要將你也這樣劈為兩半！」

范蠡叫道：「姑娘，你快過來，他們喝醉了酒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就算喝醉了酒，也不能隨便欺侮人。」

那吳國劍士舉劍在她頭頂繞了幾個圈子，笑道：「我本想將你這小腦袋瓜兒割了下來，只是瞧你這麼漂亮，可當真捨不得。」七名吳士一齊哈哈大笑。

范蠡見這少女一張瓜子臉，睫長眼大，皮膚白皙，容貌甚是秀麗，身材苗條，弱質纖纖，心下不忍，又叫：「姑娘，快過來！」那少女轉頭應聲道：「是了！」

那吳國劍士長劍探出，去割她腰帶，笑道：「那也……」只說得兩個字，那少女手中竹棒一抖，戳在他手腕之上。那劍士只覺腕上一陣劇痛，嗆啷一聲，長劍落地。那少女竹棒挑起，碧影微閃，已刺入他左眼之中。那劍士大叫一聲，雙手捧住了眼睛，連聲狂吼。

這少女這兩下輕輕巧巧的刺出，戳腕傷目，行若無事，不知如何，那吳國劍士竟是避讓不過。餘下七名吳士大吃一驚，一名身材魁梧的吳士提起長劍，劍尖也往少女左眼刺去。劍招嗤嗤有聲，足見這一劍勁力十足。

那少女更不避讓，竹棒刺出，後發先至，噗的一聲，刺中了那吳士的右肩。那吳士這一劍之勁立時卸了。那少女竹棒挺出，已刺入他右眼之中。那人殺豬般的大嗥，雙拳亂揮亂打，眼中鮮血涔涔而下，神情甚是可怖。

這少女以四招戳瞎兩名吳國劍士的眼睛，人人眼見她只是隨手揮刺，對手便即受傷，無不聳然動容。六名吳國劍士又驚又怒，各舉長劍，將那少女圍在垓心。

范蠡略通劍術，眼見這少女不過十六七歲年紀，只用一根竹棒便戳瞎了兩名吳國高手的眼睛，手法如何雖然看不清楚，但顯是極上乘的劍法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待見六名劍士各挺兵刃圍住了她，心想她劍術再精，一個少女終是難敵六名高手，當即朗聲說道：「吳國眾位劍士，六個打一個，不怕壞了吳國的名聲？倘若以多為勝，嘿嘿！」雙手一拍，十六名越國衛士立即挺劍散開，圍住了吳國劍士。

那少女冷笑道：「六個打一個，也未必會贏！」左手微舉，右手中的竹棒已向一名吳士眼中戳去。那人舉劍擋格，那少女早已兜轉竹棒，戳向另一名吳士胸口。便在此時，三名吳士的長劍齊向那少女身上刺到。那少女身法靈巧之極，一轉一側，將來劍盡數避開，噗的一聲，挺棒戳中左首一名吳士的手腕。那人五指不由自主的鬆了，長劍落地。

十六名越國衛士本欲上前自外夾擊，但其時吳國劍士長劍使開，已然幻成一道劍網，青光閃爍，那些越國衛士如何欺得近身？

卻見那少女在劍網之中飄忽來去，淺綠色布衫的衣袖和帶子飛揚開來，好看已極，但聽得「啊喲」、嗆啷之聲不斷，吳國眾劍士長劍一柄柄落地，一個個退開，有的舉手按眼，有的蹲在地下，每一人都被刺瞎了一隻眼睛，或傷左目，或損右目。

那少女收棒而立，嬌聲道：「你們殺了我羊兒，賠是不賠？」

八名吳國劍士又是驚駭，又是憤怒，有的大聲咆哮，有的全身發抖。這八人原是極為勇悍的吳士，即使給人砍去了雙手雙足，也不會害怕示弱，但此刻突然之間為一個牧羊少女所敗，實在摸不著半點頭腦，震駭之下，心中都是一團混亂。

那少女道：「你們不賠我羊兒，我連你們另一隻眼睛也戳瞎了。」八劍士一聽，不約而同的都退了一步。

范蠡叫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我賠你一百隻羊，這八個人便放他們去吧！」那少女向他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這人很好，我也不要一百隻羊，只要一隻就夠了。」

范蠡向衛士道：「護送上國使者回賓館休息，請醫生醫治傷目。」衛士答應了，派出八人，挺劍押送。八名吳士手無兵刃，便如打敗了的公雞，垂頭喪氣的走開。

范蠡走上幾步，問道：「姑娘尊姓？」那少女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范蠡道：「姑娘姓甚麼？」那少女道：「我叫阿青，你叫甚麼？」

范蠡微微一笑：心想：「鄉下姑娘，不懂禮法，只不知她如何學會了這一身出神入化的劍術。只須問到她的師父是誰，再請她師父來教練越士，何愁吳國不破？」想到和西施重逢的時刻指日可期，不由得心口感到一陣熱烘烘的暖意，說道：「我叫范蠡，姑娘，請你到我家吃飯去。」阿青道：「我不去，我要趕羊去吃草。」范蠡道：「我家裏有大好的草地，你趕羊去吃，我再賠你十頭肥羊。」

阿青拍手笑道：「你家裏有大草地嗎？那好極了。不過我不要你賠羊，我這羊兒又不是你殺的。」她蹲下地來，撫摸被割成了兩片的羊身，淒然道：「好老白，乖老白，人家殺死了你，我……我可救你不活了。」

范蠡吩咐衛士道：「把老白的兩片身子縫了起來，去埋在姑娘屋子的旁邊。」

阿青站起身來，面頰上有兩滴淚珠，眼中卻透出喜悅的光芒，說道：「范蠡，你……你不許他們把老白吃了？」范蠡道：「自然不許。那是你的好老白，乖老白，誰都不許吃。」阿青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真好。我最恨人家拿我的羊兒去宰來吃了，不過媽說，羊兒不賣給人家，我們就沒錢買米。」范蠡道：「打從今兒起，我時時叫人送米送布給你媽，你養的羊兒，一隻也不用賣。」阿青大喜，一把抱住范蠡，叫道：「你真是個好人。」

眾衛士見她天真爛漫，既直呼范蠡之名，又當街抱住了他，無不好笑，都轉過了頭，不敢笑出聲來。

范蠡挽住了她的手，似乎生怕這是個天上下凡的仙女，一轉身便不見了，在十幾頭山羊的咩咩聲中，和她並肩緩步，同回府中。

阿青趕著羊走進范蠡的大夫第，驚道：「你這屋子真大，一個人住得了嗎？」范蠡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正嫌屋子太大，回頭請你媽和你一起來住好不好？你家裏還有甚麼人？」阿青道：「就是我媽和我兩個人，不知道我媽肯不肯來。我媽叫我別跟男人多說話。不過你是好人，不會害我們的。」

范蠡要阿青將羊群趕入花園之中，命婢僕取出糕餅點心，在花園的涼亭中慇勤款待。眾僕役見羊群將花園中的牡丹、芍藥、芝蘭、玫瑰種種名花異卉大口咬嚼，而范蠡卻笑吟吟的瞧著，無不駭異。

阿青喝茶吃餅，很是高興。范蠡跟她閒談半天，覺她言語幼稚，於世務全然不懂，終於問道：「阿青姑娘，教你劍術的那位師父是誰？」

阿青睜著一雙明澈的大眼，道：「甚麼劍術？我沒有師父啊。」范蠡道：「你用一根竹棒戳瞎了八個壞人的眼睛，這本事就是劍術了，那是誰教你的？」阿青搖頭道：「沒有人教我，我自己會的。」范蠡見她神情坦率，實無絲毫作偽之態，心下暗異：「難道當真是天降異人？」說道：「你從小就會玩這竹棒？」

阿青道：「本來是不會的，我十三歲那年，白公公來騎羊兒玩，我不許他騎，用竹棒趕他。他也拿了根竹棒來打我，我就和他對打。起初他總是打到我，我打不著他。我們天天這樣打著玩，近來我總是打到他，戳得他很痛，他可戳我不到。他也不大來跟我玩了。」

范蠡又驚又喜，道：「白公公住在哪裏？你帶我去找他好不好？」阿青道：「他住在山裏，找他不到的。只有他來找我，我從來沒去找過他。」范蠡道：「我想見見他，有沒有法子？」阿青沉吟道：「嗯，你跟我一起去牧羊，咱們到山邊等他。就是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會來。」嘆了口氣道：「近來好久沒見到他啦！」

范蠡心想：「為了越國和夷光，跟她去牧羊卻又怎地？」便道：「好啊，我就陪你去牧羊，等那位白公公。」尋思：「這阿青姑娘的劍術，自然是那位山中老人白公公所教的了。料想白公公見她年幼天真，便裝作用竹棒跟她鬧著玩。他能令一個鄉下姑娘學到如此神妙的劍術，請他去教練越國吳士，破吳必矣！」

請阿青在府中吃了飯後，便跟隨她同到郊外的山裏去牧羊。他手下部屬不明其理，均感駭怪。一連數日，范蠡手持竹棒，和阿青在山野間牧羊唱歌，等候白公公到來。

第五日上，文種來到范府拜訪，見范府椽吏面有憂色，問道：「范大夫多日不見，大王頗為掛念，命我前來探望，莫非范大夫身子不適麼？」那椽吏道：「回稟文大夫：范大夫身子並無不適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文種道：「只是怎樣？」那椽吏道：「文大夫是范大夫的好友，我們下吏不敢說的話，文大夫不妨去勸勸他。」文種更是奇怪，問道：「范大夫有甚麼事？」那椽吏道：「范大夫迷上了那個……那個會使竹棒的鄉下姑娘，每天一早便陪著她去牧羊，不許衛士們跟隨保護，直到天黑才回來。小吏有公務請示，也不敢前去打擾。」

文種哈哈大笑，心想：「范賢弟在楚國之時，楚人都叫他范瘋子。他行事與眾不同，原非俗人所能明白。」

※※※

這時范蠡正坐在山坡草地上，講述楚國湘妃和山鬼的故事。阿青坐在他身畔凝神傾聽，一雙明亮的眼睛，目不轉瞬的瞧著他，忽然問道：「那湘妃真是這樣好看麼？」

范蠡輕輕說道：「她的眼睛比這溪水還要明亮，還要清澈……」阿青道：「她眼睛裏有魚游麼？」范蠡道：「她的皮膚比天上的白雲還要柔和，還要溫軟……」阿青道：「難道也有小鳥在雲裏飛嗎？」范蠡道：「她的嘴唇比這朵小紅花的花瓣還要嬌嫩，還要鮮艷，她的嘴唇濕濕的，比這花瓣上的露水還要晶瑩。湘妃站在水邊，倒影映在清澈的湘江裏，江邊的鮮花羞慚的都枯萎了，魚兒不敢在江裏游，生怕弄亂了她美麗的倒影。她白雪一般的手伸到湘江裏，柔和得好像要溶在水裏一樣……」

阿青道：「范蠡，你見過她的是不是？為甚麼說得這樣仔細？」

范蠡輕輕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見過她的，我瞧得非常非常仔細。」

他說的是西施，不是湘妃。

他抬頭向著北方，眼光飄過了一條波浪滔滔的大江，這美麗的女郎是在姑蘇城中吳王宮裏，她這時候在做甚麼？是在陪伴吳王麼？是在想著我麼？

阿青道：「范蠡，你的鬍子很奇怪，給我摸一摸行不行？」

范蠡想：她是在哭泣呢，還是在笑？

阿青道：「范蠡，你的鬍子中有兩根是白色的，真有趣，像是我羊兒的毛一樣。」

范蠡想：分手的那天，她伏在我肩上哭泣，淚水濕透了我半邊衣衫，這件衫子我永遠不洗，她的淚痕之中，又加上了我的眼淚。

阿青說：「范蠡，我想拔你一根鬍子來玩，好不好？我輕輕的拔，不會弄痛你的。」

范蠡想：她說最愛坐了船在江裏湖裏慢慢的順水漂流，等我將她奪回來之後，我大夫也不做了，便是整天和她坐了船，在江裏湖裏漂流，這麼漂游一輩子。

突然之間，頦下微微一痛，阿青已拔下了他一根鬍子，只聽得她在咯咯嬌笑，驀地裏笑聲中斷，聽得她喝道：「你又來了！」

綠影閃動，阿青已激射而出，只見一團綠影、一團白影已迅捷無倫的纏鬥在一起。

范蠡大喜：「白公公到了！」眼見兩人鬥得一會，身法漸漸緩了下來，他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和阿青相鬥的竟然不是人，而是一頭白猿。

這白猿也拿著一根竹棒，和阿青手中竹棒縱橫揮舞的對打。這白猿出棒招數巧妙，勁道凌厲，竹棒刺出時帶著呼呼風聲，但每一棒刺來，總是給阿青拆解開去，隨即以巧妙之極的招數還擊過去。

數日前阿青與吳國劍士在長街相鬥，一棒便戳瞎一名吳國劍士的眼睛，每次出棒都一式一樣，直到此刻，范蠡方見到阿青劍術之精。他於劍術雖然所學不多，但常去臨觀越國劍士練劍，劍法優劣一眼便能分別。當日吳越劍士相鬥，他已看得撟舌不下，此時見到阿青和白猿鬥劍，手中所持雖然均是竹棒，但招法之精奇，吳越劍士相形之下，直如兒戲一般。

白猿的竹棒越使越快，阿青卻時時凝立不動，偶爾一棒刺出，便如電光急閃，逼得白猿接連倒退。

阿青將白猿逼退三步，隨即收棒而立。那白猿雙手持棒，身子飛起，挾著一股勁風，向阿青急刺過來。范蠡見到這般猛惡的情勢，不由得大驚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卻見阿青橫棒揮出，拍拍兩聲輕響，白猿的竹棒已掉在地下。

白猿一聲長嘯，躍上樹梢，接連幾個縱躍，已竄出數十丈外，但聽得嘯聲淒厲，漸漸遠去，山谷間猿嘯回聲，良久不絕。

阿青回過身來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白公公斷了兩條手臂，再也不肯來跟我玩了。」范蠡道：「你打斷了牠兩條手臂？」阿青點頭道：「今天白公公兇得很，一連三次，要撲過來刺死你。」范蠡驚道：「牠……牠要刺死我？為甚麼？」阿青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范蠡暗暗心驚：「若不是阿青擋住了牠，這白猿要刺死我當真是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※※※

第二天早晨，在越王的劍室之中，阿青手持一根竹棒，面對著越國二十名第一流劍手。范蠡知道阿青不會教人如何使劍，只有讓越國劍士模仿她的劍法。

但沒一個越國劍士能當到她的三招。

阿青竹棒一動，對手若不是手腕被戳，長劍脫手，便是要害中棒，委頓在地。

第二天，三十名劍士敗在她的棒下。第三天，又是三十名劍士在她一根短竹棒下腕折臂斷，狼狽敗退。

到第四天上，范蠡再要找她去會鬥越國劍士時，阿青已失了蹤影，尋到她的家裏，只餘下一間空屋，十幾頭山羊。范蠡派遣數百名部署在會稽城內城外，荒山野嶺中去找尋，再也覓不到這個小姑娘的蹤跡。

八十名越國劍士沒學到阿青的一招劍法，但他們已親眼見到了神劍的影子。每個人都知道了，世間確有這樣神奇的劍法。八十個人將一絲一忽勉強捉摸到的劍法影子傳授給了旁人，單是這一絲一忽的神劍影子，越國武士的劍法便已無敵於天下。

范蠡命薛燭督率良工，鑄成了千千萬萬口利劍。

三年之後，勾踐興兵伐吳，戰於五湖之畔。越軍五千人持長劍而前，吳兵逆擊。兩軍交鋒，越兵長劍閃爍，吳兵當者披靡，吳師大敗。

吳王夫差退到餘杭山。越兵追擊，二次大戰，吳兵始終擋不住越兵的快劍。夫差兵敗自殺。越軍攻入吳國的都城姑蘇。

※※※

范蠡親領長劍手一千，直衝到吳王的館娃宮。那是西施所住的地方。他帶了幾名衛士，奔進宮去，叫道：「夷光，夷光！」

他奔過一道長廊，腳步聲發出清朗的回聲，長廊下面是空的。西施腳步輕盈，每一步都像是彈琴鼓瑟那樣，有美妙的音樂節拍。夫差建了這道長廊，好聽她奏著音樂般的腳步聲。

在長廊彼端，音樂般的腳步聲響了起來，像歡樂的錦瑟，像清和的瑤琴，一個輕柔的聲音在說：「少伯，真的是你麼？」

范蠡胸口熱血上湧，說道：「是我，是我！我來接你了。」他聽得自己的聲音嘶嘎，好像是別人在說話，好像是很遠很遠的聲音。他踉踉蹌蹌的奔過去。

長廊上樂聲繁音促節，一個柔軟的身子撲入了他懷裏。

※※※

春夜溶溶。花香從園中透過簾子，飄進館娃宮。范蠡和西施在傾訴著別來的相思。

忽然間寂靜之中傳來了幾聲咩咩的羊叫。

范蠡微笑道：「你還是忘不了故鄉的風光，在宮室之中也養了山羊嗎？」

西施笑著搖了搖頭，她有些奇怪，怎麼會有羊叫？然而在心愛之人的面前，除了溫柔的愛念，任何其他的念頭都不會在心中停留長久。她慢慢伸手出去，握住了范蠡的左手。熾熱的血同時在兩人脈管中迅速流動。

突然間，一個女子聲音在靜夜中響起：「范蠡！你叫你的西施出來，我要殺了她！」

范蠡陡地站起身來。西施感到他的手掌忽然間變得冰冷。范蠡認得這是阿青的聲音。她的呼聲越過館娃宮的高牆，飄了進來。

「范蠡，范蠡，我要殺你的西施，她逃不了的。我一定要殺你的西施。」

范蠡又是驚恐，又是迷惑：「她為甚麼要殺夷光？夷光可從來沒得罪過她！」驀地裏心中一亮，霎時之間都明白了：「她並不真是個不懂事的鄉下姑娘，她一直在喜歡我。」

迷惘已去，驚恐更甚。

范蠡一生臨大事，決大疑，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，當年在會稽山被吳軍圍困，糧盡援絕之時，也不及此刻的懼怕。西施感到他手掌中濕膩膩的都是冷汗，覺到他的手掌在發抖。

如果阿青要殺的是他自己，范蠡不會害怕的，然而她要殺的是西施。

「范蠡，范蠡！我要殺了你的西施，她逃不了的！」

阿青的聲音忽東忽西，在宮牆外傳進來。

范蠡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我要去見見這人。」輕輕放脫了西施的手，快步向宮門走去。

十八名衛士跟隨在他身後。阿青的呼聲人人都聽見了，耳聽得她在宮外直呼破吳英雄范大夫之名，大家都感到十分詫異。

范蠡走到宮門之外，月光鋪地，一眼望去，不見有人，朗聲說道：「阿青姑娘，請你過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四下裏寂靜無聲。范蠡又道：「阿青姑娘，多時不見，你可好麼？」可是仍然不聞回答。范蠡等了良久，始終不見阿青現身。

他低聲吩咐衛士，立即調來一千名甲士、一千名劍士，在館娃宮前後守衛。

他回到西施面前，坐了下來，握住她的雙手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從宮外回到西施身畔，他心中已轉過了無數念頭：「令一個宮女假裝夷光，讓阿青殺了她？我和夷光化裝成為越國甲士，逃出吳宮，從此隱姓埋名？阿青來時，我在她面前自殺，求她饒了夷光？調二千名弓箭手守住宮門，阿青若是硬闖，那便萬劍齊發，射死了她？」但每一個計策都有破綻。阿青於越國有大功，也不忍將她殺死。

他怔怔的瞧著西施，心頭忽然感到一陣溫暖：「我二人就這樣一起死了，那也好得很。我二人在臨死之前，終於是聚在一起了。」

時光緩緩流過。西施覺到范蠡的手掌溫暖了。他不再害怕，臉上露出了笑容。

破曉的日光從窗中照射進來。

驀地裏宮門外響起了一陣吆喝聲，跟著嗆啷啷、嗆啷啷響聲不絕，那是兵刃落地之聲。這聲音從宮門外直響進來，便如一條極長的長蛇，飛快的游來，長廊上也響起了兵刃落地的聲音。一千名甲士和一千名劍士阻擋不了阿青。

只聽得阿青叫道：「范蠡，你在哪裏？」

范蠡向西施瞧了一眼，朗聲道：「阿青，我在這裏。」

「裏」字的聲音甫絕，嗤的一聲響，門帷從中裂開，一個綠衫人飛了進來，正是阿青。她右手竹棒的尖端指住了西施的心口。

她凝視著西施的容光，阿青臉上的殺氣漸漸消失，變成了失望和沮喪，再變成了驚奇、羨慕，變成了崇敬，喃喃的說：「天……天下竟有著……這樣的美女！范蠡，她……她比你說的還……還要美！」纖腰扭處，一聲清嘯，已然破窗而出。

清嘯迅捷之極的遠去，漸遠漸輕，餘音裊裊，良久不絕。

數十名衛士疾步奔到門外。衛士長躬身道：「大夫無恙？」范蠡擺了擺手，眾衛士退了下去。范蠡握著西施的手，道：「咱們換上庶民的衣衫，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，再也不回來了。」

西施眼中閃出無比快樂的光芒，忽然之間，微微蹙起了眉頭，伸手捧著心口。阿青這一棒雖然沒戳中她，但棒端發出的勁氣已刺傷了她心口。

兩千年來人們都知道，「西子捧心」是人間最美麗的形象。